

當代文粹

(上)

## 緒 言

新文壇現在是正在建設的時期，開創的時期是早已過去了。站在今日回顧，當年的『文學革命』運動已經是遠遠的，歷史上的事蹟；雖然算年頭也還祇十四五年。歷史是還很短，但所含的變故却不少，留下的痕跡也看實多。這些痕跡就是新文學底成績了。從這些成績我們就可以看到新文學之如何從萌芽到成長。想到赤手空拳的『新文學』靠了理論上的呐喊就突破了舊文學底壁壘，建造起新文壇底陣營，使今日的文壇完全成爲新文學底天下，真不禁覺得過去的威風無窮，未來的事業宏大。因此，往事底回顧是只給人以嘆服和欣喜，過去的成績是只給人以驕傲。當然，成績底未見怎樣出色，是不可掩飾的事實；但，我們又何需乎掩飾？新文學到底是『新』的東西，到底是掙脫了過去的傳統，努力着建起新的根基的；初期的幼稚，無論如何是不可免。能從幼稚逐漸進步發展，就是有長進的了。從過去的作品攷察起來，新文學的成績，無論在那一方面，總不能說是沒有進步。個別的成就也許是並不怎樣驚人，但全體底總和却是可觀的。站在現在這個階段，來對過去的文壇加以估計和結算，似乎不是沒有意義的；所得的結果總不會使人怎樣悲觀吧？

從歷史上說，新文學運動以來，最初是論文出風頭，其後是新詩，再後來就要算是小品散文了。戲劇則一向是冷冷落落，小說則一向是有許多人在寫。論文之興是必然的現象，因為新舊的理論戰必須用論文來作工具；更加接着來的五四運動，使新思潮鼓動了全國，論文更成為自由發表思想的最有力的媒介。在這個時期，論文作家之多，作品之富，方面之廣，真是極一時之盛。以後因理論的鬥爭和宣傳已經告終，新文學已走入創造的路，論文就漸趨冷落，小說詩歌大興。初期的小說，作者原很多，但比舊式的『禮拜六』派小說好不了多少，只有取材和含意較為高明新鮮。在這一方面，起先是沒有什麼驚人的佳作的。直到魯迅，郁達夫，郭沫若等底作品發表以後，新的創作才震驚了時人底耳目，表現出前程無量的可能性。最初的幾個重要創作家底作品，給予同時代人底影響，暗示和刺戟，不能不說是很大的。此後的小說就日漸擴張其領域，新作家不絕地貢獻出新作品。在品質上，創作小說底發展雖然不是立體的，縱的，但却是平面的，橫的。十年後的最佳創作比十年前的最佳創作雖然並沒有了不得的進步，但小說底平均的品質却確已優良不少，現在一般作家底作品比最初那些作家底作品，當然是進步了許多。這十多年來，新文壇在小說方面的成績，如此而已。使人不免爽然的，當然是傑作之稀少——真是少得可以——和一般作品之缺乏偉大性；但，傑作與偉大是和天才有關的，不可強求；況且在當今這爲衣食而創作

的世界，粗製濫造是必然的趨勢，而傑作和偉大却多少總需要點閑暇和修養。

詩底成績當然是不及小說遠甚，這是公認的事實。其實詩人並不少，文學青年們底『試筆』就往往是詩歌。但可惜的是，中國在文學革命以後，祇來過一個泰谷爾，却沒有降臨過一位詩神；所以新詩壇始終是未能發揚光大。最初的白話詩當然都是『嘗試』詩，自不免只做到白話的一步。後來來了泰谷爾，但泰谷爾派的詩仍然是顧此失彼；雖然是像了泰谷爾了，却不像詩，甚至不像『白話』。這時候詩風倒是大盛，小詩更其流行；新文壇因此呈非常興旺之象。但成績却不佳。那些既像和尚底偈語又像宋儒底語錄的小詩散文詩，始終只徘徊於形式之間，不能達到內質底優美。這許多的詩和詩人現在是大多被幸福忘却的了，誰也不記得他們。此後，我們就看見了詩壇底漸深的沉寂和荒蕪，一直到如今。雖然有幾個西洋留學回來的詩人曾鼓吹過西洋式的新詩，頗足與前人底鼓吹東方式小詩相媲美；但，到底只是鼓吹鼓吹而已，所引起的效果是很小很小，聽見的人也沒有幾個。

其次是戲劇和批評。這二者似乎是專門工作，一向只有少數人在專門幹着。先說戲劇，從新青年提倡戲劇改良以後，戲劇運動是有過好幾次，劇團也有過許多，但都是不久就銷沉了。實際的成績可以說是沒有，誰也不知道『新戲劇』究竟是怎樣。舊劇雖然已經動搖，但這是因為它本身

已走到敗滅的盡頭，不是因為受了新戲劇底攻打。新的劇本是只有很少的幾個人在試作着，而且大多是『紙上談兵』，既不顧到戲劇是舞台上的東西，亦沒有使劇本到舞台上去的能力。戲劇和舞台不發生關係，對於大眾的影響當然沒有，技術上的改進當然也難以達到。戲劇的文學在量的上面和質的上面都缺乏較好的收穫，不能不說是新文學底不幸；但，因為種種的原因，這不幸也是不可避免的不幸。

批評方面的情形是更荒涼。似乎因為中國是最重人情的國度，而『批評』又向來是被認為最容易得罪人的事情，所以甘冒此不韙者殊鮮。因此新文壇上的批評家是一隻手數得清的了。語絲社的周作人氏，創造社的成仿吾氏，學衡社的吳宓氏，和專門論述戲劇的宋春舫氏，就是當代最知名的幾個批評家了。

最後是小品文。新文學在這個方面的成績是被許多人認為最巨大的。小品文底興起在時間上是最後，它的歷史是最短，但是無論從量的方面質的方面看來，它的成績都使人驚喜。作家之多，一般的品質之優越，真可以說是壓倒一切；小品文之為後起之秀，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了。而且照現在的情勢看去，最有把握的也還是小品文。過去的成績已經是美不勝收，將來的收穫總會更大了。這真是極可樂觀的。

就成績來估計，個別的成績即使微薄，全體底總和却到底是巨大的。單是重要的作家和重要的作品已經就不勝列舉。我們不想作文學史，對於潮流、作家、和作品，自無加以論敍的必要。但站在現在，對過去的文壇略加搜索，選取若干作家底作品，集爲一書，藉以略示新文壇由創始到創造中的成績底大概，却是我們所想嘗試的事。這樣的工作雖然簡陋，但在供給讀者以歷史的和文學的鳥瞰這一點上，似乎還不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我們的企圖自然是想舉出若干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但這是一個不能使別人滿意亦且不能使自己滿意的企圖。各人有各人底心愛作家，各人有各人底心愛作品；這些作家與作品在各人看來當然是最好的，典型的。並且，作家是那樣地多，作品是那樣地多，要在一本書之內包羅得周到，當然辦不到。所以，無辦法中的辦法就是竭力根據客觀的標準和世人底定評，來選出若干作家；這些作家就是新文學各方面底代表作家。本書的選集就是以這個辦法爲根據。不過，因爲選的是文章，而且是文學作品，所以對於作品底藝術不能不顧到。對於各個作家的作品的選取，除了歷史的價值以外，藝術的優美就是唯一的標準。總之，是想在可能的範圍以內，竭力從各個作家底著作裏，選出最典型的最完美的作品來。至於各部份之前的引言和各作家之下的小論，那都是爲

便利讀者起見的說明，是想對讀者底欣賞領略有些微幫助，不是想擅下評衡唐突時賢。這是應該  
聲明在前的。

選文既竟，略寫數語，藉作說明；既是放在前面，就算爲『緒言』吧。

十九年，十二月。

# 目 次

## 上 冊

論文	一
胡適之	三
文學改良芻議	四
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一七
國語的文學	二二
什麼是文學	二三
新思潮的意義	二七
錢玄同	三九
文學改良芻議商榷	三九
蔡元培	四七

世界觀與人生觀.....四七

說民族學.....五二

顧頡剛.....六三

我們對於國故應取的態度.....六三

盤庚中篇的今譯.....六七

梁啓超.....七六

人權與女權.....七六

時代思潮論.....八六

周作人.....八八

平民文學.....八八

思想革命.....九三

小品.....九七

周作人.....九八

生活之藝術

九九

死之默想

一〇三

喝茶

一〇六

蒼蠅

一〇九

狗抓地毯

一一三

山中雜信(三則)

一一八

閒話四則

一二三

魯迅

一二八

再論雷峯塔底倒掉

一二八

說鬍鬚

一三三

論照相之類

一三八

看鏡有感

一四六

燈下漫筆

一五〇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 一五四

陳西澄 ..... 一六〇

東西文化及其衝突 ..... 一六〇

參戰 ..... 一六二

智識階級 ..... 一六三

創作的動機與態度 ..... 一六六

管閒事 ..... 一六八

冰心女士 ..... 一七二

山中雜記(六則) ..... 一七二

寄小讀者(通訊十) ..... 一八九

青龍橋上 ..... 一九六

下册

小說

一一〇二

魯迅

一一〇五

長明燈

一一〇六

郭沫若

一一一

萬引

一一二

張資平

一一三

密約

一一四

茅盾

一一五

詩與散文

一一六

戲劇

一一七

熊佛西

一一八

王三(獨幕劇)

一一九

歐陽予倩

一一九

劉三妹(第二幕)

一一九

詩歌

三〇九

胡適之

三一〇

一笑

三一一

鴿子

三一二

湖上

三一三

希望

三一四

『應該』

三一六

劉大白

三一七

西湖秋泛

三一七

腰有一匕首

三一八

秋晚的江上

三一〇

賣花女

三一一

惡夢

三一〇

郭沫若

三二六

女神底再生

三三六

批評

三四一

周作人

三四二

文藝批評雜話

三四三

地方與文藝

三四八

中國戲劇三條路

三五一

成仿吾

三五九

建設的批評論

三六〇

藝術之社會的意義

三六五

宋春舫

三七二

中國新劇劇本之商榷

三七二

改良中國戲劇

三七七

吳宓

評楊振聲玉君

三八五

三八六

## 論文

在文學革命運動開始以後，論文大興；這是必然的現象。當時刊載論文底中心雜誌是新青年；因為這個運動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它的執筆者，所以重要的論文大多發表在這個雜誌。以後，北大學生底新潮月刊出版，也成為一個很有力的新興刊物；和陳獨秀等所辦的每週評論鼎足而三。這時的論文大多偏於文學革命、漢字問題、孔教問題、白話詩、戲劇改良、新教育等方面；尤其是文學革命底理論上的研究和檢討，是都在這個時期裏。到了『五四運動』以後，因為各地的學生團體和文化團體非常活躍，用語體文和新標點的期刊就有了突飛猛進的增加，而這些刊物底內容大多是以論文為主體。據統計，民國八年這一年各地的新興期刊，大大小小，就一共在四百多種以上。這真是盛極一時的了。同時，論文底範圍廣闊了許多，討論文學問題的文章只成為一小部份，大眾思想所集注的卻是政治問題、外交問題、教育問題、禮教問題、社會問題、婦女問題、

勞動問題等。在這幾年裏，中國的論壇真是轟轟烈烈之至，遂造成了新思潮底洶湧澎湃，瀰漫全國的情勢。在這個時期之中興起的刊物有星期評論、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等，還有各大日報底副刊如時事新報底『學燈』，民國日報底『覺悟』，時報底『教育週刊』『文藝週刊』『婦女週刊』等，和晨報『副刊』。在這些刊物上，學者們和作家們紛紛發表着論文，這些論文都為新青年們所熱切地閱讀着。文章底影響、魔力、誠摯，和所引起的信仰、歡迎、接受等，真沒有比這時候更巨大更猛烈的了。

到了『五四運動』逐漸成為歷史上的事蹟時，『新思潮』『新文化』底風頭是終至於出盡了，銷沉了（也許是成為習見的公認的東西了），而論文底聲勢，也就一天天低落下來。大多數的刊物是都停止了，大多數的論文家是都擱筆了。雖然白話是已成為各刊物底一致採用的文體，偶爾有一兩篇文言的文章時，見了反而觸眼睛；刊物底頭上幾篇文章，也都還是論文，但論文底聲勢已去，要像以前那樣地為讀者所爭先捧讀，是不可能的了。讀者們底興趣和注意已經從高談闊論的『論文』，轉移到寫實抒情的『小說』『詩歌』之類。從情感上看起來時，以前的論文頗如領袖、戰士，能獲得大眾底傾聽；此後的論文則頗如學者、高僧，曲雖不高和者卻寡了。

從歷史上看，論文底全盛時代當然是在五四運動之際，最重要最精采的文章亦大多是發表在那